



【念 Cou 在 Cou (二) 在鄒族特富野社 Mayasvi 的看見】

文/札哈木樂舞集團長 Tawan 劉佩君

夜晚來臨，天氣漸冷，在暮色中，族人們聚集在 kuba 前的廣場，準備著夜晚的祭典。夜晚的歌謠會一直唱到天亮，會是什麼樣的歌舞祭典呢？其實心裡一直期待著。



祭場中央的火塘已升起暖暖的篝火，火塘周圍放了幾個木頭是給領袖、長老的坐位，年輕人已站定了位置，牽起了手，緩緩走著鄒族傳統的四步舞，開始今天的第一首歌。有些男性族人便在 kuba 週圍開始招呼在祭場的族人及外賓，說著：「可以下來一起跳喔！」

原本以為舞隊最前面應該是由領袖和長老領頭，但今夜卻是由年輕的男性族人帶頭領唱，耆老們則坐在火塘邊，不時起身調整舞隊行進的路線，或是以宏亮的歌聲補足某個聲部。



我和札哈木樂舞集的舞者們坐在一旁的階梯上，隨著舞圈唱著這幾年學到的鄒族祭歌，聽族人們說：「其實鄒族傳統歌謠很多都是古語，與平時族人在講的鄒語很不一樣。有時一首歌謠會多達100多句，目前年輕人會唱的已多達40幾句。」我心裡不免驚訝，100多句，而我眼前這群青年，也能唱到40幾句，對於我們這個「失語的世代」，相當難能可貴，不禁佩服這群青年。

想起自己部落的祭典，夜晚的歌舞通常就是樂團表演、熱歌勁舞、觀光樂舞等喧鬧的演出，並且草草的結束，族人相聚雖然歡欣，但在心裡深處，總覺得某部分的文化需求沒有被滿足，而顯得空虛。正如我前文所說，因時空背景不同，舉行戰祭另一個重要的意義，在於喚醒現代年輕一輩的族人重拾部落文化的核心價值。

在札哈木樂舞集裡學到了許多族群和部落的歌謠，而我又為自己的族群、部落，甚至我自己做什麼呢？這趟旅程，我這樣問了自己。

